



欢乐在娘家 (通讯员 李勋 拍摄)

香山炉

○ 赵自力

小时候，每年的春天，都被父辈们炒得芳香四溢。

老家是十里八乡闻名的茶乡，炒茶是老家传承多年的手艺。“头茶好喝不好搞”，是我们那里的俗语。大家把春季的第一茬茶称作头茶，刚冒出的嫩叶，能捏出水来。炒头茶最要功夫，父母炒茶的画面我印象深刻。一口烧得滚烫的大铁锅，一把小竹扫帚放在锅旁。火苗舔着大铁锅，父亲把鲜嫩的茶叶倒进锅里，快速上下翻炒，茶叶变焉变色，后来才知道这叫杀青。杀青后的茶叶，被倒进另一口铁锅里，火要小很多，母亲用手开始贴着锅底揉搓茶叶。渐渐的，茶叶开始变形，蜷曲成好喝的样子。这时，母亲用小竹扫帚顺着方向不停地旋转着，茶叶越炒越香。最后，茶叶基本成形了，父母还要用余火烘焙，给茶叶上色。炒一次茶，工序有很多道，每一道都马虎不得。炒茶不仅是力气活，也是技术活。一旦杀青不到位，或者火太大茶叶炒糊，都直接影响茶叶的口感。

父亲深谙炒茶之道，他说炒茶是慢工出细活，急不得快不得。“火候最重要，开始火要大，收尾时火要温，这样炒的茶就好喝。”父亲说，“茶是有灵性的，你用心炒，慢慢搓揉慢慢烘烘，能感觉到茶叶在一点点的变化，直到上色成形。还是用心炒，茶叶才不会辜负你的。”我家的头茶，每年父母都要自己采，回家自己炒。炒茶似乎还带着一种仪式感，火烧起来，手洗净，父母就开始炒茶了。烟气缭绕中，香味在空气里弥漫，水壶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响着，岁月静谧而美好。

“走，到我家喝头茶哈。”从田地收工回家时，母亲总喜欢邀乡亲们来我家尝茶。父母都很大方好客，他们说茶叶是自己炒的，喝完了再炒，不值几个钱。每逢雨天不能下地时，我家总是非常热闹。大人们把茶话桑麻，孩子们钻来钻去，气氛非常融洽。

后来，村里有了茶叶加工厂，机器代替手工做茶了，很多人都不炒茶了，直接送到工厂换茶叶。父母却仍坚持自己炒茶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说炒茶的手艺舍不得丢。我在外地参加工作后，父母炒的头茶，总要快递几包给我，我总是放冰箱里保存着，舍不得怎么喝。有时想家了，把老家的头茶泡一壶，慢慢品茗着家乡的味道。老家的头茶确实好喝，总感觉带着家乡的温暖呢。

“诗写梅花月，茶煎谷雨春”，转眼又到了采茶季节，老家的炒茶，又被我浸泡在浓浓的乡愁里。

谷雨润馀春

○ 李仙云

谷雨，这春天的最后一趟“末班车”，春花已渐次开至荼蘼，那曾风光无限的灼灼樱花，也如美人迟暮，已是落英缤纷。时令虽已进入暮春，但郊野阡陌，依然是一派“红了樱桃绿了芭蕉”的欣欣然蓬勃之气。

在这个“雨生百谷”的节气里，记忆总在儿时故乡的田埂塘沟间萦绕。渐增多的雨水滋润着故乡渭北旱塬那干涸的土地，风姑娘解开她的“布袋子”，带着哨声的强劲风力，犹如奏响了乡村播种曲。这大自然的音乐指挥家，她挥手之间尘土飞扬，树摇枝动，绿油油的麦田如碧浪涌动，爷爷将须含笑站在纵横交错的阡陌间，看着那正在起身孕穗的麦子，犹如看到饭桌上一个个软糯可口的白馒头。

蜜蜂和蝴蝶在油菜花间嬉戏追逐,我随手采摘几朵小野花,插入发髻间,地畔白杨树上是布谷鸟一阵紧似一阵的鸣叫“快快播谷!快快播谷!”它在召唤着农人,也惊扰了刚出土的棉花嫩芽儿,它们打了一个激灵,又蜷缩起身子,在阳光下慵懒地打盹。

家乡的庭院有好几株高大的香椿树，每到谷雨，哥哥就用绑了镰刀的勾杆，去勾枝桠间那绛红如羽毛的香椿芽。母亲从田间劳作归来，经不住我的软缠硬磨，便挽起袖子，做我梦里都香得呿吧嘴的香椿拌凉皮。

我像闻到了鱼腥的小花苞，一会儿拉风箱，一会儿伸长脖子咕嘟咕嘟在沸水中，逐渐凝缩成型的像玉脂般白生肌的薄皮儿。民谚说：“雨前香椿嫩如丝”，母亲给凉皮里排入椿芽，这一对堪称绝配的美食“伴侣”，入口劲道爽滑，满口盈香，用爷爷的话说，就是“香塌天”。难怪康有为盛赞椿芽“长春不老王公食，食之竟月齿痕烂。”那年谷雨，与母亲做了五里坡路，就让为外公外婆宴尝鲜。偏瘫卧床多年的外婆，食之竟口水涟涟道：“真香，多少年了，就想着这个味儿！”

又是一年谷雨时，友人相邀去赏她院子里种的牡丹花，她在花圃间忙碌地翻盆移栽，看到我莞尔道：“谷雨不种花，心头像蟹爬。”她与我一样，也是爱花成癖。望着园中开得象团含烟的红牡丹，这国色天香的“花中之王”，如今落入寻常百姓间，竟一点不失它的雍容华贵之气，开得色泽艳丽，风姿绰约，不由得让我想到柳宗元的那首诗“凡卉与时谢，妍华丽兹晨。敬红醉浓碧，窈窕留馀春。”牡丹花那幽韵绝俗的芬芳，随缕缕轻风沁入鼻翼，醉人心魄。清晨，露珠还在花瓣上滚动，阳光洒满其间，那斑斓之色如一粒粒璀璨明珠，也让牡丹花更显得娇艳欲滴，美得飘着灵韵之致。

坐在铺满阳光的庭院里品茗静读，外面群鸟欢鸣，突然就听到那熟悉的“布谷布谷”声，一种情感的叠合让您悠往事漫溢心间。蔷薇已开始孕育它的朵儿，谷雨也在引领着清风，一点点叩开夏的门扉，在丝丝缕缕的暖阳中，我仿佛听到初夏那热情奔放而矫健有力的脚步声……

凯里故事

“姑娘节”的娘家情结

○ 文/皮悟炳整理 陆治珍 口述/皮再波

每年古历腊月初七,凯里市三棵树镇南高、腰笋、长脑、鱼寨等苗族村寨都过“姑娘节”。“姑娘节”成为部分苗族村寨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
据说，两百年前，南高寨有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姑娘名叫新九，她嫁到美丽的西江后，虽然那里民族风情浓郁，阳光很好，但她十分思念家乡，每逢过年过节，她就想回娘家，但西江也要过节，客人来了，少不了她招待。她想喊父母亲和兄弟们来过节，可是南高寨也同时过节，他们脱不开身。于是她想，要是故乡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多好啊！

西山寨有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姑娘叫曼婵，在游方中认识了南高寨的小伙子雄金。她见雄金英俊老实，情歌又唱得好听，就爱上了他。曼婵很想去南高寨看一看，看一看自己日思夜想的情郎啊！可是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都没有机会去。一

天，阳光灿烂，白云朵朵，曼娘爬到一座高山上。正望着远方的南高寨，思念着雄金。新九走过来问：“阿曼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曼娘把思念心上人的事告诉了新九。她又问新九：“你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新九也把思乡之情说了出来。

恰巧有一个去南高寨修房子的木匠路过这里，听到了新九与曼娘的对话感动了。木匠到南高寨，直接到寨老家，把新九与曼娘的话告诉寨老。寨老也被新九和曼娘的情意打动，于是召集寨子上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商量，决定在每年腊月初七过“姑娘节”，让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团聚。这个节日就这样先在南高寨兴起来。因为这个节日符合姑娘们的心愿，参加的人越来越多，之后附近的腰箩、长脑、鱼寨也相继过起了“姑娘节”。

节日的头一天，从寨子嫁出的姑娘带着丈夫背着孩子，抬着糯米、鸡鸭、爆

竹、米酒喜笑颜开地回到娘家。哪家的姑娘来了，全家一齐迎上去，有的帮抬东西，有的帮抱孩子，有的拉着姑爹的手回家。特别是母亲，一见女儿回来，就问长短，滔滔不绝。到了晚上，全家用姑娘抬来的鸡鸭酒聚餐。姑娘与舅妈是酒的冤家，舅妈到姑娘家做客，姑娘一定让舅妈吐酒，现在姑娘回娘家了，舅妈也一定不停地向姑娘敬酒，一定让姑娘吐酒吐饭才开心。

第二天，九村十八寨的年轻姑娘云集南高寨的芦笙场上。小伙子们排成队，吹着芦笙走前边，银饰满身的姑娘们则跟在后面翩翩起舞。寨上的小伙子们捧着芦笙：“根里里，蒙蒙蒙”，意思是：“你是王家的姑娘，还是富家的姑娘；你从前来，还是昨天来；我家有吊脚木楼，我家有一垅肥田，请你给条花带呀，我的好阿妹，给呀给呀好阿妹。”如果姑娘看上小伙子，就

向在场边的母亲使眼色，姑娘的母亲就笑着走进芦子的中间，把姑娘的银项圈取来，挂在小伙子的芦笙上面。小伙子父亲见了就把一大把银子递给寨老。寨老又把芦笙上的银项圈取下来，走上一张高桌子上面，一手举着银项圈，一手举着银元对着众人大声喊：“女方的银项圈值一元，男方的银子恰好有一万元，合了！”说完走下高桌，把银子交给女方母亲，把银项圈交给男方父亲。会场上的人们欢呼微笑说：“合了，中了！”姑娘红着脸，低头微笑不语。小伙子虽然还吹芦笙，但也免不了面红耳赤。当天晚上，姑娘和母亲一行人来到小伙子家里尽情地喝酒，尽情地歌唱，尽情地跳舞，欢声笑语不断于耳。

第三天，本寨回娘家的姑娘和外寨来走客的姑娘等人成群结队地回去。全村男女老少送到村头，依依不舍。

选自《凯里文史旅游故事》



春天 (通讯员 李显波 摄)



美丽的苗族姑娘 (通讯员 张赶生 摄)

凯里市原创公益广告系列

关爱未成年人

“公益”
是最富足的经历



凯里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宣